



明月二三事

陈丹燕

冬天来了

昨天明镜的记者采访时间,要是我为这一天写个短故事,我要写什么呢?我说,灰色的一天,天气预报说要阴雨降温,又冷又湿的漫长冬天就要来了,好像命运里灰色的部分。一个人,站在雨雾蒙蒙的窗前想,自己需要把好长柄伞,一双温暖干爽鞋子,还有一包上好的咖啡,煮起来芳香满室,像松鼠准备松果越冬。

那记者在汉堡,通过 skype 见面。他把电脑转向他的窗外,于是,我看见灰色的天空和湿漉漉的屋顶,汉堡也在下雨。一时间,好像全世界都准备过冬了。一种紧缩笼罩,甚至可以通过 skype 传递。白色的雾,路灯下湿漉漉的街道,光秃秃的梧桐枝与悬铃,冰凉的手指,冬天来了,冬天来了。小动物们不出声地看着。

故事里的人转向室内,是中国式的室内,格局统一的板式房子,每家人总是在靠卧室门的地方放床,靠窗的地方放写字桌。这是个通常的人家。墙上挂着一块旧匾,上面刻着一首诗:雪夜拥被读禁书。这人在匾下犹豫着,不知是不是应该出门去买伞和咖啡。天色正在迅速地暗下来,出去散步了。寒风猎猎中,遇到一个邻居,本来在电梯里遇到,从来只点头,不说话的,在乱发四散的时候,却突然高声说了句:“变天了哦。”本以为自己是沮丧的,但是听到自己的声音未被寒风撕开之前,却是明亮强大的,好像正喜欢这天气的戏剧性。因此想起自己儿时的嗓音,那简单明亮。

崇尚平实,追寻雅趣

黄阿忠

大约二十多年前,我就认识了黄德平。当时,他还是一个三十来岁的青年,朴实、憨厚,又痴迷画画,我们经常在一起探讨,并一起写生等等,彼此有着单纯的来往。

我那画画的朋友德平曾经在浙江美院,也就是今天的中国美院正儿八经地学习过勾勒、烘染等工笔技法。就工笔技法而言,自晋唐以来,无论边鸾、黄筌,又或周肪、李公麟等,其勾、烘规律,虽说大同小异,但都各有各的门道、个性和风格,以及不同的画面处理方法,更为重要的是各个画家创立的独特的绘画语言和面貌。而德平正是沿袭了古人留下的技法来完成他对绘画独特的感受、风格,以及所追寻的雅趣。换个角度说,他的感受、风格和雅趣又来自于生活和从自然中获取养料的写生。写生是一个现代画家所必须具备的基本功。在面对山川河流的写生中,我们不仅搜集了形象、素材,还滋养了从天地之间汲取的气息。当我们翻开德平的一幅幅画时,平实的乡野风情便扑面而来。或许是一缕阳光照射在庭前的花格子窗上。窗外庭中的墙边栽了许多月季;或许是一只明式圈椅上放着一瓶盛开的百合,插花的瓷瓶上画有散发着古气的青花;或许是一只竹篮放满了刚刚采摘下来的莲蓬,似乎还带有泥土的芬香;又或许是柴扉虚掩,围院而筑的篱笆上开遍迎



篱边

(中国画)

黄德平

着朝阳的牵牛花等等。德平都会用他纯朴的情感细致地、一笔一划地把它们描绘在纸上。如果细心观看,还会发现画中的花前几只飞舞的蜜蜂和小荷尖上停留的红蜻蜓;有时,他的画上还会有一只可爱的小花猫,几只觅食的小鸡等等。有了这些昆虫、家禽点缀,画面忽然变得有生气起来,从中还能品出许多趣味。

德平的那些崇尚平实而又富有雅趣的作品的形成,除了绘画应有的技巧和生活、写生的积累以外,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,就是综合了水彩、水粉以及少儿读物等姐妹艺术。水彩、水粉的训练给了他色彩的素养;少儿读物的创作又给了他构图的灵感和画中的趣味。因而,虽然没有文字,我们却能在他的画中读到“情节”,仿佛在那里能够想象出一段故事,让我们慢慢品味。由此,我们也可以看出德平在画上动了心思,倾注了心血。

如今,沉寂多年的德平近来又有了他的踪影和他组织的众多活动。在报端见到他的文章和作品;在画展上又挂起了他那些充满乡村野趣的作品。走进展厅,站在他的画作前,我们又相遇了德平。

大黄是只猫,一只白底黄花的流浪猫。它偶然经过我家院子,被喂食了一次后,就再也不肯走了。听妈妈说,大黄刚来的时候,样子又瘦又丑,一点也不招人喜欢,喂了几天后,肚子却猛然大起来。妈妈开始担心,万一是怀孕的母猫咋办。倘若就这么将小猫生在家里,以后可有得麻烦。“赶它出去”的念头一动,喂食也有些漫不经心,不想没几日,大黄的肚子便瘪下去了,确信是只如假包换的公猫,这才放心留下了它。

如今,大黄已吃得面如铜盆,腰如水桶,模样倒俊了许多。每每窗台上一趴,小眼睛一眯,颇有网络红猫“猫叔”之风。妈妈说,“可不要被它骗了,每天早晨它在屋外张望我时,眼睛瞪得比铃铛还大。”

大黄是只老猫了,常常动也懒得动,地上的小虫子,枝上的小麻雀,都已无法再引起它的丝毫兴趣,唯一能吸引它的,就只有食物。它也许是曾经有过主人的,来我家前,不知流浪过多久,遭受过什么。

大黄的性子非常温顺,也许应该说驯顺,无论你如何磨搓它肥硕的脑袋,拍打它宽阔的后背,它都毫无反应,一副天生顺民的样子。它锋利的小爪子总是好好地藏在柔软的肉垫里,不会攻击,也不会反抗,这大概就是大黄面对人类的处世哲学。倘若你伸手挠挠它的脖颈,它便诚惶诚恐、受宠若惊,如聆听圣训般伸直了脖子。

大黄已把这里当家,有时妈妈出去一天,回来时就见它在门口守着,有时隔好几天才回来,它又会悄无声息地突然出现。

天冷了,给它用纸箱做个窝,它却不肯住进去。

前些时候回家,初次见我的大黄没有表现出任何恐惧或羞怯,老朋友似的看着我,呆呆地任我抚摸。晚上,室外已经零下好几度,我见大黄可怜,便将其抱到厨房里面。第

旧屋的大黄

钟 菡

一次踏入“禁地”,大黄如临深渊,如履薄冰,不敢妄自挪步。然而屋内的温暖很快打败了它的焦虑,见我并没有赶它的意思,它便迅速钻进一个安全角落里,惬意地打起盹来。

从那以后,大黄如得了御赐金牌,开始随意出入厨房,妈妈便批评我对它过于仁慈。“它是一只流浪猫,给它太多幸福的话,它就无法再适应苦日子了。”不久,大黄便偷偷吃带鱼而被赶出了厨房。此前,外面的寒冷对它而言天经地义,可一旦明白了厨房的温暖,它便要为了那近在眼前的诱惑终日郁郁苦思。

有次,大黄趁我不备又钻入厨房,喵喵叫着要东西吃。我盛了一碗水给

它,大黄大口大口地喝着,很没出息地发出咕噜噜的吞咽声,它是真的太渴了,抑或打算多喝一些储存在胃里。我不敢留它在厨房过夜,看它喝完水,就忙将其抱了出来。大黄在院子里,眼睛一会儿望着厨房,一会儿望着我,几次企图向我靠近,却又有些犹豫。

也许每一只流浪猫都希望有一个可以亲近的人类。偶尔经过一个院落,只要那里有人愿给它一点水,一点吃剩的饭菜,它便会想要留下来。流浪的日子总是苦的,大黄之所以一直不肯走,是因为跟从前相比,这里的生活太安逸。再过两个月,我们家就要搬走了。大黄没法带去新家生活,也不会再有人回来喂它。到那时,它也许以为我们只是出了远门,还会长久地趴在窗台上守候,也许它会明白我们不再回来,转而寻找另一个肯喂养和收留它的家。也许妈妈说得对,对于大黄而言,不要给它太多的幸福,这样会让它无法再重新面对曾经的辛苦。



无奈夜长人不寐

蔡西民

——肖邦的“夜曲”和李煜《捣练子令》

深院静,小庭空,断续寒砧断续风。无奈夜长人不寐,数声和月到帘栊。

多少春秋往事,偏在这夜深时一并袭来,令人心潮起伏,思绪难平。在这样的夜晚人不能寐,夜也显得更加漫长了。

看李煜的词,听着肖邦的夜曲。李后主的词句耐人寻味,肖邦的旋律更是抒情如歌。

长久以来,我总有一种感觉,那就是肖邦的“夜曲”特别符合李后主的诗词意境:在一个只有自己一个人的世界里,抒发自己内心深处的情感。

一套“夜曲”21首,听完完整一套,通常需要近2个小时。白天里世事纷扰,一般说来,你是没有时间和心情来听它的。那么就在晚上吧,夜深人静之时,聆听这柔情忧伤,缠绵激情的琴声时,你可以放任自己的思绪在今生来世,往日现时中穿越游走,或留恋,或徘徊。或思念,或倾诉。或华丽,或朴素,梦或无梦都有意。“夜曲”是当之无愧的聆听肖邦的首选。

肖邦,历来被喻为钢琴诗人,是浪漫主义音乐的标志性人物。李后主,在词界,是被公认的一代宗师,王国维推崇他的词为“神秀”,神秀者,境界无穷高也。

一个是亡国的君主,一个是去国的乐人。同为离国去家之人,他们都在一个只有自己的世界里,抒发着自己内心深处的忧怨。其实,他们之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对祖国的热爱。肖邦是一个著名的爱国者,他反侵略,爱祖国,舒曼对他的音乐有个比喻,说他的音乐是“花丛中的大炮”,可见他的音乐的感染力和号召力。李煜作为一国之君,他无心治国,最终国破降敌,倒是他非凡的文学才华,在他命运的多舛之时,猛烈地迸发出来,传写出人世间最为刻骨铭心的哀怨。

好几回,而我最想看的春晚也只

剩了个尾巴。老婆有些不高兴,说我没一点亲情感。我忙解释一番,说明年一定早些回家,一家人一起吃年夜饭,看春晚。

去年的除夕夜,又是一样的忙碌,到很晚才回到家,春晚也

老婆送我一台“车载春晚”

詹 华

没看到。今年,我跟妻子保证,无论如何,也要“不惜代价”,早收车回家吃团圆饭,至少看半台春晚,以弥补两年来的“春晚空缺”。老婆笑道:“你这个‘春晚迷’两年都没好好看过春晚了,好家伙,去年做梦都问我,老婆,赵本山演的是啥小品?”我也笑了,心想今年干脆

除夕不出车了。

昨晚我收车回家后,正吃着饭,忽然,老婆神秘地走到我身边,说我辛苦了一年,要送一份“年终奖”给我,让我猜她身后拿着的是什么,还事先给个提示,说跟车有关。结果,我这个

自诩可以到“开心辞典”拿大奖的机灵鬼,来了个“机灵十三猜”也没猜到边儿,最后还是老婆自露谜底,说为我网购了一台车载电视。有了它,无论到什么时候我在哪停车、等客人,精彩的春晚都不会错过了。我兴奋地抱着老婆连亲了好几下。“我这可是心疼你看不到春晚才买的,不

文人都喜欢子冶壶。那是石瓢壶里的一款,洒脱,刚韧,仿佛一满腹经纶之名士,布衣草履,满脸沧桑却又神情恬淡。懂壶的人知道,那壶后站着一个人,瞿子冶,名应绍,清嘉庆、道光年间人,上海名士,贡生,官至玉环同知。史书记载中的瞿子冶工诗词书画,且擅金石、精鉴赏、嗜壶艺。一个人世的为官之人有了这些嗜好,就会慢慢看轻仕途,进而视那些官场方术为粪土。

瞿子冶和陈曼生一样,喜欢把紫砂像命根子一样玩。明末清初以后的江南文人,进则厕身官场,结党营私,同流合污;退则隐居江湖,逍遥逃避,醉生梦死。滔滔乱世,何处去寻理想支柱和精神寄托?紫砂壶,等于是文人精神上的一个知己,这一点,与中国古代的隐逸文化亦有关系。何谓“隐逸”?古代为官之人,有仕途不畅之隐;而超脱之雅士,则有怡情忘怀之隐;期待明君识己之人,亦有蛰伏之隐。这种种隐逸背后,其实也有诸多不便言说的诉求。小隐也好,大隐也罢,皆是为了“独善其身”式的精神解脱。隐于酒,易伤身;隐于狂,易伤神;隐于壶,则神通通透,万事悠悠。

私下里,文人们有一句玩笑话:壶中虽无颜如玉,一杯清茗可倾心。那倾心佳侣,比得上绝色小妾!

论官,瞿子冶比陈曼生当得大,史料说他是“玉环同知”。属地方政权厅一级长官。按这样的说法,瞿子冶怎么也算是个正厅级,所以他要玩紫砂,具备比陈曼生更好的条件。

陈曼生玩紫砂,玩出了“曼生十八式”,这个影响远远超出了当时的一个县令所能有的知名度。瞿子冶在上海,消息灵通,场面也大。对陈曼生,他肯定是非常心仪的,上海离宜兴并不远,但他不愿像陈曼生那样,在宜兴窑场一呆就是几天。他有条件把中意的紫砂名工请到自己家中,按照他的意愿,慢慢地制壶。而在那些自己喜欢家的紫砂壶上题句刻画,对瞿子冶来说是一件多么惬意的事!与陈曼生不同的是,瞿子冶的性情更疏放豁达些。他题句刻画往往不受壶面所限,甚至在壶上横书,如同骏马而纵横驰骋。他喜欢在壶上画竹,那竹,狂放而又虚静,枝叶挺韧,情致斐然;竹枝往往从壶面连及壶盖,可谓竹荫蔽日,纵逸豪放。

那些壶上的题句刻画,或由瞿子冶自己亲篆,或由友人邓符生摹刻。这个邓符生也是沪上名士,刻功十分了得。他懂壶,更懂瞿先生。瞿子冶与紫砂名工们合作的壶,均由他来传递并且督造。一把壶,定制在上海,烧制在宜兴,邓符生不厌其烦地来回跑。那些窑场轶事,经邓符生一描绘,立刻变得活色生香,让瞿子冶听着高兴。于是瞿子冶就有了一趟又一趟的宜兴之行,他与紫砂名工们的见面,应该是一生中最值得回味的篇章。

瞿子冶的传世之壶是一款古朴石瓢。传说系瞿子冶与名工杨彭年合作。这时的杨彭年因了与曼生合作,身价已非当年。但他一点也不敢怠慢瞿先生。他们的合作,从一开始就是默契的。与温雅笃厚的曼生式石瓢不同的是,子冶石瓢透现着一股刚韧之气。如果说,曼生石瓢的特点是讷朴、内敛,那么子冶石瓢则抑扬顿挫,大气凛然。通体有一种俯仰天地间的气度。瞿壶一出,追捧者日盛,那些喜欢清赏的风雅士人,简直趋之若鹜。所谓“一壶千金,绝非妄言。后来瞿子冶干脆称自己为“月壶”,并自印了一本《月壶题画诗》,比起今天的“自费出书”,瞿先生要高雅得多,因为,毕竟有那么多的壶迷追捧。这薄薄的一册,记述了他与紫砂的生命情缘,也记述了一个清高孤傲的文人的心路历程。

方家认为,瞿子冶制壶,应是陈曼生之后的第一人。子冶石瓢,是紫砂中一名款,壶在人在。无论岁月沧桑、世道嬗变,瞿子冶都在那一款壶的深处优雅地品茗论道,挥斥方遒。

过,开车时你可千万别看啊,容易分心!”老婆嘱咐道。

没想到,我的车安装了车载电视之后,生意还增加了。几个经常上夜班回家的顾客,就爱选我的车坐,有的是为了多看几眼一部热播的连续剧,有的则是想多看一会某个娱乐节目。我的同行抱怨我抢走了他们的老顾客。我则洋洋得意地说:“为了让我看春晚,老婆才给我买了这份年终厚礼,没想到它竟然还有揽活儿的奇效!”

一台车载电视,载着老婆对我深深的关爱。而我的心,却更加渴望除夕夜与家人幸福团聚的那一刻。

十日谈

我的年终奖

明日请看《妈买年货,我买单》。